

不聽菱歌聽佛經

劉弋楓

——惜春之出家及藝術角色定位分析（二）

三、八識獨覺之種

細讀《紅樓夢》文本，不難發現，惜春與佛教親近之心可謂天生。第七回周瑞家的挨戶送宮花時，迎春、探春在窗下圍棋，寶玉、黛玉在一處玩笑，惜春卻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慧兒一起玩耍，還戲語：「我這裏和智能兒說，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做姑子去呢，可巧又送了花兒來；若剃了頭，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裏呢？」¹⁴此雖是小孩子玩話，也看出在她心中對「剃頭做姑子」並不排斥，甚至是一件好玩兒的事。第二十五回描寫：「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『阿彌陀佛』。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，嗤的一聲笑。衆人都不會意，賈惜春道：『寶姐姐，好好的笑什麼？』」¹⁵惜春在公衆場合一貫沉默寡言，她此時的「多嘴」關心的並非寶釵，而是寶釵笑了「阿彌陀佛」。

惜春的這些言行舉止，皆是潛意識的，自主的，絕

非「被逼迫」。那麼同樣面對生活的不盡人意，為何不是黛玉、寶釵、探春等，單是惜春走上了出家這樣一條道路呢？我們不妨追問，惜春是否有天生的早慧夙根？

言行、性格只是人格的表層，不能對惜春的出家給出完整的圓滿解釋。事實上，對於人的深層心識乃至前世今生，佛家唯識宗早已給出了透徹深入的說明。

唯識宗，又名法相宗，原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唯識學派，後經玄奘及其弟子窺基譯介消化，成為漢傳佛教八大宗派之一。

唯識宗主張「萬法唯識」¹⁶，即宇宙間萬事萬物之相，皆是心識搖動所顯現的影像，無一例外。心識有八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。其中第八識，為個體之人多生累劫身口意活動的種子倉庫，又名藏識。人的身心活動的潛在指揮者是第八識，是名「種子現行」¹⁷，人的當下身心活動又在第八識留下新的種子，是為「現行熏種子」。¹⁸

人之生命取向之所以不同，從外看，是生命際遇的不同；從內看，是性格、價值觀的差異。依唯識學，生命際遇、性格、價值觀皆屬於表層，在內心深處，存在常人不可覺知、不可理解的第八識的種子差異，這正是一切表層心理、言行的深層內因。

依唯識學，人分為五種姓，即其藏識中的種子庫分為五類：聲聞種姓，即小乘根性人；獨覺種姓，有清淨無漏種子，但圖自己覺悟，無覺他利他之心；菩薩種姓，有清淨無漏種子，且智慧、悲心皆具，自覺覺人，自利利他；不定種姓，三乘無漏種子皆具，故不可定性；無性有情，不具清淨無漏種子，覺悟成佛無期。¹⁹

據唯識學，惜春學佛是其阿賴耶識中本有的出離心種子遇緣破土而出，但她只管自己解脫，故為獨覺。她不具菩薩種姓的種子，故表現的性格為「冷」。

第七十四回「矢孤介杜絕寧國府」寫到王熙鳳奉命抄檢大觀園，查出她的丫鬟入畫私藏銀器，王熙鳳尚認為情猶可恕，惜春卻堅決攆走入畫。

「孤介」是曹雪芹對惜春的定義，意為「耿直方正，不隨流俗。」若惜春之於入畫尚可理解為正直坦蕩、不包庇，那接下來她與尤氏的對答實在不具佛門弟子之慈悲。

惜春道：「『善惡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勛助』，何況你我二人之間。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夠了，不管你們。從此以後，你們有事別累我。」……尤氏道：「可知你是一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。」惜春道：「古人曾也說的，『不作狠心人，難得自了漢。』」²⁰

「自了漢」是佛教用語，指只顧自己修行而不願隨緣助化他人之人。事實上，惜春確有學佛向道之心，但無意濟世利人之念。這樣不顧他人的行為，也自是其獨覺種子的現行。惜春即是誓願獨覺的「自了漢」。

古廟一所，青燈一盞，一位美人坐在古佛邊獨自看經。

這是惜春的結局，從深層心識來講，也是種子的現行、宿命。

涅槃寂靜之求

佛家講「中道」，內因與外緣皆是要素，並非哪一要素為絕對第一因。惜春兼具出離之內因與外緣，賈家這一塵俗之家衰亡時，便是惜春出家因緣際會之日，養在深閨衣食無憂的賈四小姐，終歸走上了遁入空門這一道路。

佛家講苦、空、無常，講放捨、隨緣、不執著，這是勸誡眾生不應執虛假現象為真實。人來到世間，總得有所依憑，若只是一味感世傷懷，在苦、空、無我中呻吟，這樣的生命是幻滅、虛無的。真實的佛家絕不是虛無主義。諸行無常，如何是常？諸法無我，何為真我？佛家尋求生命的終極信靠，這就是涅槃寂靜之求。

真實的生命依託何在？這是佛門的大疑，「大疑大悟」，佛家之悟即涅槃，這是生命的終極落實。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為佛門三法印，即判定一切佛學、佛教是否為正信正見正修的標準。三法印是同時成立的，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是對現象的破斥，涅槃是對本體的如實肯定。現象與本體、存在者與存在不一不異，這才是「不二中道」。

惜春為佛門中居何境界？以佛門不二之旨看，其有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之苦空煎逼，由此而有出離之願，亦有菩提涅槃之求。再讀其「海燈」：

前身色相總無成，不聽菱歌聽佛經。

莫得此生沉黑海，性中自有大光明。（第

二十二回）²¹

可知，惜春並非一味消極、遁世，其出離中有著「性有自有大光明」的大追求。此處之「性」，即唯識學

所言的眾生本自具足之圓成實性，這是宇宙人生「本性」的根本無差別。但眾生清淨、染汙的種子各不相同，表現出的是人生的千姿百態，這是人性的差別。正是差別，導致有些人能信能修，有些人不信不修。一旦覺悟，差別中本自無差別，是為不二。

也許，惜春有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之感，亦有涅槃寂靜之求，但並未洞見「性有自有大光明」。雖在途中，亦屬不易。

出家，是喜？是悲？

紅樓夢眼看，無疑多悲憂；紅樓夢醒人，何處有喜悲？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4. 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上冊，第一一〇頁。
15. 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上冊，第三五八頁。
16. 黃懺華：《中國佛教史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一月版，第二〇五頁。
17. 黃懺華：《中國佛教史》，第二一六頁。
18. 黃懺華：《中國佛教史》，第二一七頁。
19. 黃懺華：《中國佛教史》，第二二三頁。
20. 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中冊，第一〇六二頁。
21. 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上冊，第三一四頁。